

论五脏燥湿特性

毛丹丹 刘时觉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浙江省温州市学院西路109号,325027)

摘要 五脏的阴阳属性除寒热喜恶,升降趋势外,还应包括燥湿特性。五脏之中脾为戊土病则多湿,肺属燥金病则易燥,肝体阴用阳病易化燥热,肾为水脏喜润恶燥,心为火脏宜煦宜濡。通过对五脏燥湿特性的系统阐述,来认识五脏的燥湿病机,指导临床处方用药,并进一步完善五脏阴阳属性的含义。

关键词 五脏;燥湿

On Nature of Five Zang in terms of Dryness and Dampness

Mao Dandan, Liu Shijue

(2nd Hospital of Wenzhou Medical College, Add.: No. 109, Xueyuan West Road, Wenzhou, Zhejiang, Post code: 325027)

Abstract Apart from preference to coldness or hot, or intendency to ascend or descend, the yin and yang nature of Five zang also include the inclination to dryness or dampness. The spleen is diseased by dampness, the lung is diseased by dryness. The liver is yin in nature and yang in function, easy to transforming to dryness and hot. The kidney being watery zang, love moisture and dislike dryness. The heart being fire zang, preferred warmth and nourishment. The systematic discussion of the dryness and dampness feature of five zang will help to disclose the disease mechanism, complement the yin yang nature, and guide clinical treatment.

Key Words Five Zang; Dryness- dampness

“人生有形,不离阴阳”,五脏作为中医藏象学说的核心内容,临床辨证论治的病位中心,各有阴阳属性以及相互间的阴阳平衡关系。目前对于五脏的阴阳属性研究主要是指五脏阴阳寒热,阴阳升降的特性。吾师刘时觉的阴阳燥湿观^[1]中提出阴阳亦具有燥湿之性,因此五脏的阴阳属性还包括燥湿(润)特性。然而除了公认脾为湿土,喜燥恶湿之外,目前对其他四脏的燥湿特性并无全面的概括。今借师承之机,来系统地阐述五脏的燥湿特性,可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五脏的生理特性,掌握其病机变化,并指导处方用药。这也正是阴阳燥湿观从理论到实践的关键所在。

1 脾为戊土病则多湿

脾属至阴,为湿土,其性却又喜燥恶湿。脏腑秉天地之气而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谓“其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体为肉,在脏为脾”,脾脏即秉天之湿土,地之土气以生,脾为湿所生,故为湿土,二者关系密切。脾为湿土,首先生理功能主湿,主要表现在对水谷、水湿的运化方面。《经脉别论》曰“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这是主水湿的主要功能。同气相求,湿易伤脾。所以,“脾恶湿”“脾苦湿”。脾病的病状往往与湿病相一致,多见大便溏泻,饮食不化,四肢头身的困重乏力等重浊、黏滞之象,甚者可见肌肉萎软或肢体浮肿等症。

万方数据

从病机分析上看,“脾气主升”,其运动趋势以上升为特点。而湿性趋下,易伤阴位。《素问·太阴阳明论》中载:“伤于湿者,下先受之。”升降之悖,使下流之湿浊常易碍脾之升清而发为泻利、淋浊、带下等证。同时脾胃为中焦枢纽,赖肝木之疏泄来防止脾土的壅滞。然湿为阴邪,最易阻遏气机,损伤阳气,影响脾的运输和散精功能,而见腹满、饮食不下等证。故脾病常见中焦湿热,湿郁化热之证,或因脾气不足引起的脾失运化、中气下陷、脾不统血或脾阳虚证,亦以气虚湿停为病机要点。即使是脾阴虚,其证候特点常见纳呆食少,食后腹胀,消瘦乏力,便秘或溏而不爽,口燥不欲多饮,苔少津,脉濡细。并无明显燥象;治疗用药也少甘寒柔润而多甘温苦燥,常用药物如山药、白术、薏苡仁、茯苓,仍重在健脾益气,利水渗湿以复脾“为胃行其津液”的功能。如若使用沙参麦冬汤之类纯滋阴之方,应是胃阴虚之治。似乎可以讲,外燥伤肺不伤脾,内燥伤胃不伤脾,由此脾无燥证。

从治疗上看,脾病多湿多虚,所以治疗遵循“宜升则健”原则,在健脾、运脾过程中“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素问·藏气法时论》),常运用燥湿、利湿、化湿等法。临床脾病代表方剂如补中益气汤、四君子汤、参苓白术散、平胃散、理中汤中,常用药物有健脾益气药如党参、黄芪、人参,温中暖脾药如砂仁、干姜,芳香化湿药如苍术、白豆蔻,多有苦温燥的特性。

2 肝体阴用阳病易化燥热

《荀子·劝学篇》谓：“木直中绳，柔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而不复挺者，鞣使之然也。”说明木具有曲直刚柔之性，肝与木相通，《素问·五常政大论》提到“其用曲直”。因此，肝亦有刚燥与柔润的两面属性。从位置来说，肝居胸腹之中，胸为阳，腹为阴；又位于腹背之间，背为阳，腹为阴，故肝适居阴阳之间。从五行属性看，肝主木，居水之后，在火之前。从六经来说，足厥阴肝经与足少阳胆经相表里，为六经之末，内寄相火，寓少阳初生之气。因此肝是处在阴阳水火之间，阴尽阳生之界，具有易化燥热的特点。从肝的生理特性来看，肝为“将军之官”“主疏泄”，喜条达而恶抑郁，“肝主怒”，体现了肝的刚燥特性。但肝又“主藏血”，需得肾水之滋养，敷布阳和，是肝柔润的特性。正是由于肝既刚燥又柔润，肝又为“罢极之本”，有调整动与静，兴奋与抑制的生理功能。故肝有“体阴用阳”之说。

肝病实则多因刚燥之性失度，或刚燥疏泄不及，气机失调，犯逆脾土，致运化失职，水湿困阻，见纳呆、嗝气、痞闷、便溏、苔腻、脉弦滑之湿象；肝病虚多责之柔润之性不足，肝肾亏虚，精不化血，肝血不足，肝阴亏虚，筋脉、双目、爪甲失濡，而见筋脉拘急，两目干涩，胸胁隐痛，爪甲不荣之燥象。在肝病治疗过程中往往燥润并用，柔中兼疏，疏中蕴柔。正如叶天士有柴参劫肝阴之说，常用的疏肝理气药要避其辛温苦燥太过者，而多选用轻疏柔和之佛手、绿梅花、香橼、八月札之类。若必须以大剂苦燥化湿清热，亦勿忘加入白芍、当归、枸杞子等柔肝养肝之品。若见阴血不足，需以滋养，也应避免过用熟地黄、天冬等滋腻之药，以免碍胃生湿，并应适当酌加疏肝之品。总之要动静结合，疏柔相济，方能恢复肝之刚柔并存的生理特性。

临床常用治疗肝病的方剂中的配伍用药亦无不力求达到“体用兼顾”，如以清肝泻火、清利湿热为主的龙胆泻肝汤中，虽以大苦大寒之龙胆草为君，辅以黄芩、栀子泻火，泽泻、木通、车前子除湿；却佐以生地黄、当归养阴益血，使燥湿而不伤阴，恰是考虑到虽为肝胆实火湿热，但切不可忽视肝柔润之性，易伤阴化燥的特点。此外魏之琇所创补益肝肾之阴血的代表方一贯煎，方中重用生地黄为君，滋阴养血以补肝肾，臣以沙参、麦冬、当归、枸杞子滋阴养血，柔肝生津；而佐以川楝子疏肝泻气，使滋阴养血而不过度滋腻，遏滞气机，损伤肝喜疏泄条达的刚燥特性。

因此五脏中的肝，在生理上刚燥与柔润兼具；病理上易化燥热；治疗中应注重疏柔结合。

万方数据

3 肺属燥金病则易燥

肺为“清虚”之脏，喜润恶燥，津液易亏。从发病来看，无论外感内伤，肺病多燥。肺外主皮毛，易受外邪侵袭。《临证指南医案》指出“肺为娇脏，不耐邪侵，凡六淫之气，一有所著，即能致病，其性恶寒、恶热、恶燥、恶湿，最畏火、风”“温邪上受，首先犯肺”“秋暑燥气上受，先干于肺”，可见六淫均能犯肺致病，但主要是以燥、热、风、火之阳邪为主。《医门法律》说：“秋伤于燥，上逆为咳”，也说明燥淫外盛，最易上受入肺。阳邪伤阴，津液受损，形成肺燥，故外感肺病多燥。

内伤七情或饮食劳倦易伤肺阴。《内经·痿论》云：“肺者，脏之长也，为心之盖，有所失亡，所求不得，则发肺鸣，肺鸣则肺热叶焦。”可见七情太过，内伤五脏，渐至气郁化火暗耗津液，津日亏而火越盛，终成肺脏失养，津液枯涸而痿。清·洪正立在《医学入门万病衡要》中指出：“肺为华盖，其气轻清，既不受寒，也不受热。然酒性本热，多饮则肺受火邪熏蒸，日久以至郁遏不清，胀大不饮，或喘或咳，渐至音哑、骨蒸、寒热，皮毛焦干，如之何以可救也。”表明酒或膏粱厚味，均为助湿生热之物，过饮过食，日久必致机体阳热过盛，出现一系列肺阴虚之症。劳倦最易伤气，《医宗己仁编·咳嗽》曰：“肺虚者，由脾土不能生化，津液不得上布，则肺失所养而阴虚。”可见肺脾气虚，生化不足，气不化阴，可发展为肺阴虚。阴虚则燥，甚则热，故内伤肺病多燥。

从治疗上看，刘完素在《三消论》中言“肺本清，虚则温”，故“清养肺”，即凉药养肺。绮石亦提出“清金保肺”，这一治则包括了清化伏火、滋养肺阴、宣降肺气3个方面。用药宜选用清润疏降之品，从《理虚元鉴》一书中可以得知，其清金保肺多选用牡丹皮、地骨皮、桑白皮、白前、桔梗、泽泻、生地黄、麦冬、五味子、茯苓之类。这些药物大多为清凉甘润之品，而非苦寒，又体现了“清金保肺，无犯中州之土”的学术思想。叶桂更主以甘寒清燥润肺，“肺伤嗽甚，其血震动不息……甘寒是投”“秋燥，痰嗽气促，用清燥法”“阴亏，挟受温邪，咳嗽头胀，当以轻药。桑叶、杏仁、川贝、北沙参、生甘草、甜水梨皮”“燥气上逼咳呛，以甘寒活气分之燥。大沙参、桑叶、玉竹、石斛、甜梨皮”。以甘寒之品生津润燥，使水盛则火自熄，肺得清宁，其咳自己。总之肺病用药宜润不宜燥。

当然还有痰湿蕴肺、痰热壅肺等实证。须知“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痰湿来源于脾，治亦在脾，故每以二陈为主燥湿化痰，或以四君出入健脾化湿，以绝生痰之源乃为其正治。痰热为脾湿肺热相合，脾湿

应燥,清肺化痰则多用川贝母、竹沥、瓜蒌之甘寒之属,化痰清热兼以润肺。若外邪犯肺卫,需麻黄等药之辛温宣肺,亦多加杏仁、石膏,或清或润以监制。综上可见肺易燥,治肺宜润。

4 心为火脏宜煦宜濡,肾为水脏喜润恶燥

心属火,为阳中之太阳,同时心又主血脉,其作用为温运推动,但具有柔润之性。《素问·经脉别论》言“食气入胃,浊气归心,淫精于脉”,即水谷精微由脾胃吸收后,上输于心,化而为营卫之气。营卫者,阴阳也,故心为阴阳并举之脏。《太素》曰:“心为火藏”。实际此火非为火热,而应为心之阳气,属平和温养之少火,也是心主血脉,心主神明的动力。首先心阳可化生神明,温养神明。正如《素问·生气通天论》所说:“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景岳全书》也提到“凡变化必著于神明,而神明必根于阳气”,心阳能激发推动着人体的一切生命活动。其次心阳可以推动、温煦血液在脉管中运行,还参与血液的生成。正如张志聪说:“血乃中焦之汁,流溢于中以为精,奉心化赤以为血。”因此,此火必为柔和温运的生理之火。同时血液亦为神明的物质基础,心需得血之濡养方能主神。故心喜煦喜濡可见一斑。从心的病证看有气血阴阳之不足,也常常见到心火上炎,可见其恶燥热而喜濡润的特性。心之阴血不足者,可用太子参、麦冬、阿胶、当归来补血安神,养阴清心。在治疗心火上炎之导赤散中,除利尿清热之淡竹叶、木通、生甘草外,还配养阴凉血之生地黄的,更可说明心易燥而喜润。即使是心之阳气虚弱,亦可法《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少火生气,壮火食气”之旨,多轻用辛温之桂附以温通心阳,而重用甘温之参、芪以补气,以免辛燥太过,伐其阴血,失其生理之度。

肾乃阴阳之根,水火之源,具双向性,内蕴阴又含阳,既水又火,是人体生命之动力。肾为水藏,真阴之府,精藏于此,精为阴中之水,谓之元精;气乃阴中之火谓之元气,故肾喜润恶燥。肾病多以虚证为主,实则责之膀胱。其病机或为阴虚化燥化热,或为阳虚生湿生

寒。也有肾精、肾气不足,气虚为阳虚之渐,精虚为阴虚之本。故肾病燥、湿之证俱有。治疗时宜如《景岳全书·古方八阵·新方八略》所提“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通过温补元阳,滋养真阴而调补阴阳。然“治水、治火皆从肾气,此正重在命门,而阳以阴为基也”(《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故补肾养阴尤为重要,阴中求阳是治肾常法。以常用补肾方六味地黄丸、金匱肾气丸为例。六味地黄丸滋补肝肾,方中熟地黄、山茱萸、山药三补,分为甘温、酸温、甘淡,甘者缓也,酸者生津,均具柔润之性又不过于滋腻。金匱肾气丸,虽言温补肾阳,实以纳少量桂附于滋阴剂中十倍之一,以微微生火,而非补火,正符合肾喜润恶燥的特性。同理,右归丸用治肾阳不足,命门火衰,以熟地黄、山茱萸、山药、菟丝子、枸杞子、杜仲、当归滋阴益肾、养肝补血,鹿角胶温补肾阳,填精益髓,均为润药,桂附少量,温阳防其燥。

综上,滋肾阴自不必说,温肾阳亦多用温润之品,如菟丝子、巴戟天、肉苁蓉、淫羊藿、鹿角胶等,亦虑及肾之濡润特性。若非水湿泛溢之证慎用温燥,而当用温燥之药其实已往往涉及脾之阳气不足,故可称为“培土制水”法,而非单纯温肾。因此,心、肾虽为火水之藏,实均为阴阳并举。心阳柔和温煦,心血得生;肾中精水充盛,肾气得化。故心喜煦喜柔,肾喜润恶燥,心肾相交,水火既济。

5 讨论

五脏的燥湿特性是五脏阴阳属性的一方面,与其寒热、升降之性是不可分割的。明确了五脏的燥湿(润)特性,治疗时可更有针对性地选择药物的刚柔燥润。方剂配伍时亦需注重燥润相济,使祛邪不伤正,以达人体阴阳平衡,顾护五脏生理之度。

参考文献

[1]刘时觉. 阴阳燥湿论.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1999, 5(4): 14-17.

(2011-05-12 收稿)◎

投稿须知:关于作者署名和单位

作者署名和单位,置于题目下方。作者姓名要全部依次列出。作者单位需写全称(包括具体科室、部门),并注明省份、城市、路名、门牌号和邮政编码。在每篇文章的作者中,视第一作者为通讯作者,在论文首面脚注第一作者姓名以及联系电话、E-mail 地址或传真号。

各类文稿均须附英文题目和全部作者姓名汉语拼音,以便编制目次。汉语拼音姓在前,名在后。姓的首字母大写;名的第1个汉字汉语拼音的首字母大写,其余均小写。

文稿若有英文摘要,需将全部作者姓名的汉语拼音、单位的英文名、单位的英文地址,置于英文题目的下方。